八編類纂 六十七

墓類

芸七十七

イ加3
1717
77-67

加3
1717
77-67

左編

纂類

漢曹操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後桓帝
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
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
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
乃變易間行東歸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
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于巳吾是歲中平

六年也是時紹屯河內邈伐詆屯酸棗術屯洛陽佃
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强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義兵
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
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
道行之猶足以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
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
失也遂引兵西據成皐操到酸棗諸將兵十餘萬日
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之謀曰諸君聽
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
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

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鎮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
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
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
能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餘人進屯河內
二年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遠隔關塞
不知存否幽守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爲主操曰
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
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
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時袁紹代
韓馥爲冀州牧鮑信謂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

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搆難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辟陳留毛玠爲治中從事玠言于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實)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太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兵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操陳亂馳突火出隊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操上馬遂引去未至營止諸將來與操相見皆怖操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十五里操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中數十合相持急操募勇陷陣司馬典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戰時四面又急韋進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會日暮操乃得引去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饑布糧亦盡各引

忙中不亂以單貴罷蔡兵

還操還鄄城布到陳氏爲其縣兵所破東屯山陽于是紹使人說操欲連和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操操從之十月操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二年春操襲定陶布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操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譎勿入伏中引兵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竝進大破之操將迎

太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韓暹矜功專恣董成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洛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不問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于是殺侍中臺禁尚書馮碩等三人討其罪也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雋爲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時洛陽殘破董昭等勸操都許車駕出轘轅而東操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

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于是收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操拜司空行車騎將軍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竝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死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以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食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操圖備操曰方今收英雄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董卓將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綉領其衆二年春操到宛綉降既而悔之復反操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操乃引兵還舞陰綉將騎來抄操擊破之綉奔穰與劉表合操謂諸將曰吾降張綉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以後不復敗矣遂還許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頸而前初操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操自此不復朝見初操爲兗州以東平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劫

諶母弟妻子操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
無二心操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破諶生得
衆爲諶懼操曰夫人孝于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
所求也以爲魯相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
十餘萬將進兵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操曰吾知紹
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
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
祇足以爲吾奉也五年春正月初車騎將軍董承等
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誅曹操謀泄操尋殺承
等及其三族操不復朝諸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

挾名義

公爭天下者乃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
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
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操遂擊劉備
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
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操北救延荀攸說操曰
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
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
可擒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操乃引兵
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迎敵使張遼關
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

分畫不明

于是渡河追操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陂下使
人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
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
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
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
人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
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
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擒
時操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復以爲紹可必勝
操從之孫策聞操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
所殺初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
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日有
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
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
口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
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
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
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
喜乃遣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
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

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
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
斬督將睦元進趙獻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
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皆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
怛懼紹初聞操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破攻瓊等吾
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等攻曹洪郃
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
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操收紹書中
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
者操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
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軍皆疑荀攸
勸操許之操曰吾攻呂布表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
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尚狡猾當乘其亂
縱譚挾詐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
乃許之操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
婚尚聞操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叛尚屯陽平
率其衆降封爲列侯譚之圍解陰以將軍印綬假曠
曠受印送之操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
尚得以其間略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强以乘我
敝也尚破我盛何敝之乘乎操之圍鄴也譚略甘陵

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
其衆操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
下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
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姦嫂第五伯魚
三娶孤女謂之樝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
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
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時三郡烏桓
承天下亂破幽州路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
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
頓尤强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操將

征之鑿渠自呼沱泒入水名平虜渠又從泒河口鑿
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將北征三郡烏桓諸將皆
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
征之劉備必說劉表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唯郭
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操行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
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道操從之引軍出虜龍
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
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
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
將數萬騎逆軍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車

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張遼爲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操還而康斬送尚熙等首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高談清教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疎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所任多剽輕小人至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孫等皆備在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托强國融不聽而殺之義孫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及夏戰士餘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皆奔山東曹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

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懌之
融與御史大夫郗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河北
招合徒衆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與禰
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後生大逆不
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
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
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收習欲殺
之既而赦之天子聘操三女爲貴人少者待年于國
十七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爲王時許靖在巴郡聞立
諸王曰將欲歙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

孟德之謂乎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
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操辭甚醜操遣華歆勒兵
入宮收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侍中陳群等
皆曰漢祚以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
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
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
初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丕患之以車載
廢籠內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
明日復以籠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
後植以驕縱見疎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

二事惡亦不小

闕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隨問答之于是教裁出荅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遂收殺之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庚子操奔于洛陽年六十六幸姬嘗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操臥安未即寤及自覺捧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與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心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顯狥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伏后諱壽聊人大司徒湛之後父完沈深有大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爲侍中從大駕

遷長安后時入掖庭爲貴人立爲皇后完遷執金吾帝尋東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于曹陽帝乃潛夜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脇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棗栗爲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彦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

恩相舍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累爲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爲策曰皇后壽得由卑賤登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茲既無任姒徽音之美又之謹身養已之福而陰懷妒害包藏一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綬退避中宮遷于他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致于理爲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爲郗慮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于坐后被髮徒跣行出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獻穆曹后薨節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于國十九年並拜爲貴人及伏后被弒明年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

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爲山陽公夫人

魏司馬懿　附子孫　諸葛延

司馬懿字仲達河内溫縣人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聞而辟之懿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操使人夜往密刺之懿堅臥不動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于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于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操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耶荅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爲軍司馬言于操曰昔箕子陳謀以食

合懿操之奸以毒牡終能不危乎

爲首今天下不耕者二十餘年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操納之于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懿又言荆州刺史胡修麤暴南鄉太守傅芳驕奢並不可居邊操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修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爲是時漢帝都許昌操以爲近賊欲徙河北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失而便遷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操以荆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冠皆欲徙之懿曰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皆悉復業及操薨于洛陽朝夜危懼懿綱紀喪事內外肅然乃奉喪還鄴操子丕嗣操懿轉丞相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懿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爲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爲寇丕悔之及丕篡漢以懿爲御史中丞黃初六

年天子大興舟師征吳命懿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于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于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

而令宣露此殆易之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搆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保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寨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于城外爲木柵以自固

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于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初申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場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懿新克捷奉禮求賀皆聽之懿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于京師又徙孟達餘衆七千餘家于幽州蜀將姚靜鄧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懿朝于京師天子訪之于懿懿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計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搪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天子並然之復命懿屯于宛大和四年諸葛亮入天水詔懿西屯長安督永梁二州諸軍事統軍騎將軍張郃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懿分軍住雍郃爲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軍喻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

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發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懿攻扳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悌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衂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動矣于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與京兆天水南安監谷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陂溉田數千頃國以克實焉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北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而丈原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

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等備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遣奇兵掎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五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俟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懿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于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懿弟孚書問軍事。懿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懿者。懿不敢逼。于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

會武侯病卒無太息神

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岅乃知亮死淵果還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吾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于孫權權亦出兵遥爲聲援遺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多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

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熹自襄平城西南流午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慴淵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淵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攻南圍突出懿縱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既入城立兩槀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僞公卿以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收戶四萬口三十餘萬時有兵士寒凍乞

詐一

儒懿弗與之或曰幸多故儒可以賜之懿曰儒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遂班師天子還使者勞軍于薊有詔召懿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懿乃乘追鋒車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牀天子執懿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即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以懿年位素高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陳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于富貴趨時負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于人丁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三年奏穿廣渭渠引河入汴溝東南諸陂始大佃于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皖邊鄙苦之懿欲自擊恪議者多以敵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懿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

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爲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于是督諸軍擊諸葛恪軍次于舒恪燒積聚棄城而遁懿以滅賊之要在于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于潁之內地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七年吳攻柤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懿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懿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

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敵人以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柤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柤中所失萬計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朝政凡弟竝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懿不能禁于是與爽有隙五月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爽晏謂懿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懿以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詐篤疾使兩侍

婢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
出沾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
懿使聲氣纔屬說年長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
并州近胡可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乃以子師昭兄
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
君方到荆州勝復曰當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
君語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
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
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
年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于

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懿子師爲中護軍將兵
屯司馬門懿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
引弩將射懿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
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于懿曰智
囊往矣懿曰爽與範內疏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必
不能用也于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
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大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
懿親帥大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
上奏爽乃投刀于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
以侯就第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

汝兄弟純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子丹奭父眞之字也）
奭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已官奉帝還宮奭兄弟
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
上察視奭兄弟舉動奭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
言故大將軍東南行奭愁悶不知爲計有司奏黃門
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奭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
辭云奭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荆州
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于是收奭義訓
晏颺畢軌勝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
俱夷三族蔣濟曰曹眞之勳不可以不祀懿不聽初
奭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奭及奭之將歸罪也
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仗天威孰敢不
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
懿舍之曰以勸事君者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
二于懿謀立楚王彪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
以討之懿潛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泛舟沿流九日
而到甘城淩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淩
若有罪公當折簡召淩何苦自來耶懿曰以若非折
簡之客故耳即以淩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淩呼其
字曰賈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逵

仕魏爲豫州刺史封侯卒克之父也淩至項仰鴆而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六月懿寢疾憂賈逵王淩爲祟甚惡之卒于京師時年七十三

司馬師字子元懿長子也懿之將誅曹爽深謀祕策獨與師潛畫弟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初吳大帝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兩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魏諸葛誕言于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至是朝議欲貶黜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于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原之（公休諸葛誕字）時司馬昭爲監軍惟削昭爵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勑并州并力討恪師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諸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此師過也非泰之責于是魏人愧悅人思其報五年四月大赦五月諸葛恪圍合肥新城是

時姜維亦圍狄道師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爾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得進戰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懸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併力于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遣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

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恪復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師曰諸葛恪新傳政于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爲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攻合肥卒如所度師于是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師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斃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敕欽督銳卒趨合榆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

萬餘級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羨而至師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師怒遣勇士以刀鐶築殺之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三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奸臣李豐等靖譖庸回陰搆凶慝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師讓不受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師亦虞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沉嫚女德日近倡優縱其醜虐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又爲群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于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群臣從至西掖門師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群公卿士遠惟舊典爲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于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是日與群臣議所立師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神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天位至重不

得其才不足以寧濟六合乃與群公奏太后太后以
彭城王先帝諸父于昭穆之序爲不次則明帝之世
永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
髦師固爭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于光
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舉趾高師聞而憂
之二年正月有慧星見于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
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于壽春討師矯
太后令移檄郡國爲壇盟于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
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酖衆六萬渡淮而西師會
公卿謀征討討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中書侍郎

鍾會勸師自行戊午師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
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
胡遵督青州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
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
之欽進軍將攻艾師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
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
鼓噪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鴦退
相與引而東師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
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倫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平初
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師欽遂奔吳淮南平初

師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鴞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嚙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弟昭總統諸軍卒于許昌時年四十八

司馬昭字子上師同母弟也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遣子靚爲質于吳以請救議者請速伐之昭曰誕以毋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爲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

策不克矣七月奉天子及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假廷尉何鎮節使淮南宣尉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昭進軍丘頭吳使文欽唐咨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并斬之以狥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輜重于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周泰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苞泰等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

吳人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昭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請攻之昭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懌毋孫權女也得罪于吳全端兄子樟及儀奉其母來奔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檄儀書以謫靜靜兄弟五人帥其衆大降城中大駭三年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二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欽子鴦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鴦巡城而呼昭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

斬誕夷三族吳將唐咨等帥其屬皆降景元元年天子既以昭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于凌雲臺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

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遂入白太后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昭昭召護軍賈充等爲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克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爲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于背天子奔于車中昭召百僚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昭遣其舅荀顗輿致之延于曲室字謂泰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有斬賈克少可以謝天下昭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于是歸罪成濟而斬之昭遂殺尚書王經昭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

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上下涇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虜取虢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衆以屠城散戍卒以略野劒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爲未有釁屢陳異議昭患之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于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于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其歸路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此由破蜀將諸葛瞻于綿竹斬瞻傳首進軍雒縣禪降昭自爲相國總百揆表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使譖艾檻車徵艾乙丑昭奉天子西征次于長安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鎮于鄴追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于蜀監軍衛瓘攻會斬之初魏之伐蜀也西曹屬邵

悌言于昭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昭笑曰取蜀于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惟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爲也卒如所量昭至自長安進爵爲王二年昭卒年五十五鄭玄孫小同爲關內侯嘗詣昭昭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昭猶疑而鴆之卒

諸葛誕琅琊人也爲吏部郎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既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私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其淮南將吏士民諸葛誕所脇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鶩虎收斂飲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

武帝炎昭長子也繼昭爲晉王泰始元年篡魏國號晉都洛陽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漢制事亦下矣

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

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高陽許允既爲文帝昭所殺允子奇爲太常丞帝將有事于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于政術耽于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帝數多內寵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與腹心共圖後事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爲北軍中候以典禁兵既而寢疾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群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少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秘而不宣帝復迷亂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于此矣

惠帝衷武帝第二子也始賴張華等輔政朝野亦各

安靜後骨肉相殘劉淵等乘釁四起遂有五湖之亂
後因食麪中毒而崩
懷帝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兄弟相屠存者三熾其
一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惠帝之時宗室搆禍
帝冲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
時惠帝崩羊后以于太弟爲嫂不得爲太后催清河
王覃入已至尚書閣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卽帝位
在位六年劉聰攻陷洛陽執帝以歸因大會使帝着
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遇弒崩于平陽
愍帝鄴武帝孫也襲封秦王永嘉之亂避難入于藍
田雍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長安承制選置懷帝
崩卽帝位建興四年劉曜逼京師雍州刺史麹允與
公卿守長安以自固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
死者大半太倉有麹數十餅麹允屑爲粥以供帝至
是復盡帝遣使送箋于曜曜乘羊車肉袒銜壁輿櫬出
降群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
丞吉朗自殺曜焚櫬受壁帝蒙塵于平陽麹允及群
官竝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聰臨殿帝稽首
于前麹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
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欷歔流

弟聰聞而惡之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帝遇弑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統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車服唯桑叛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在位四年

元帝睿宣帝曾孫琅琊恭王覲之子也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平東將軍監徐州軍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勞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等爲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愍帝即位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于宣城平杜弢于相州承制赦荆楊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尅日進討群臣因請即位都建康以王導爲謀主大功未就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帝遂憂憤成疾崩

明帝紹元帝子也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
嶇遵養以弱制强潛謀獨斷廓清大祲改授荆湘等
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强本弱枝雖饗國日
淺而規模弘遠矣

成帝衍明帝子也帝少而聰敏庾亮徵蘇峻峻遂反
舉兵逼帝遷石頭庾懌嘗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
與犬犬斃懌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
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

海西公奕哀帝母弟也哀帝無嗣帝即位六年桓温
自廣陵屯于白石隨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
瘵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寵而二美人田氏孟氏
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温因諷太后以伊霍之
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廢奕爲東海王以
王還第于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即日桓温使散騎侍
郎劉享收帝璽綬帝着白夾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
出神獸門初桓温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
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
然懼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閥牀第易誣乃言
帝爲閹遂行廢辱

簡文帝昱元帝少子也海西公既廢桓温迎立之先

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公廢及帝登祚熒惑又入太微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耶超曰桓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請省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爲報獻之輩云

武帝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謝安常歎以爲精理不減先帝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于酒色殆于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于華林園舉酒祝之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更屬少者貴人怒因帝醉夜潛使婢覆以被蒙帝面弒之云因安帝德宗武帝長子也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識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恭帝、德文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傳亮承裕密旨
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
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于瑯琊弟劉裕以爲零陵王
居于秣陵宋永初二年九月裕使兵人踰垣而入弒
帝于內房、

宋劉裕附子孫　王鎮惡

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彭城縣人、裕素貧唯琅琊王
謐獨深敬焉裕嘗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
逵執謐密以巳錢代償由是得釋、秩賊孫恩作亂于
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討之以裕
參府軍事、命與數十人覘賊、遇賊衆數千、裕便與戰
所將人多死、而裕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

輕騎尋之衆騎竝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時東伐諸
將士卒暴掠惟裕獨無所犯恩非出海鹽裕築城于
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少裕乃選敢死士擊走
之時雖連勝裕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
觀其懈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進向滬瀆裕棄
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爲前驅
裕以吳人不習戰命之在後是夜裕多設奇兵兼置
旗鼓明日戰伏發賊退嗣之追奔陷沒裕且退且戰
麾下死傷將盡乃至向處止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
示賊賊疑尚有伏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裕兼

行擊破之恩至建鄴知朝廷有備遂走鬱洲八月晉
帝以裕爲下邳太守裕又追恩至鬱州及海鹽頻破
之恩自是饑饉奔臨海元與元年荆州刺史桓玄舉
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牢之拒之裕又參其
軍事玄至裕請擊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
裕與東海何無忌竝固諫不從玄尅建鄴以牢之爲
會稽內史牢之懼招裕于廣陵亦豈可得至牢之竟
廣陵舉兵裕曰人情去矣
將何之裕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
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兄修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

裕爲中兵參軍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投水死于臨
海桓玄簒位遷晉帝于尋陽桓修入朝裕從至建鄴
玄見裕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桓每遊集
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郗之女也總明有智鑒
嘗見裕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
爲人下宜早爲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
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修壽還京口裕託以金創疾
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時桓修弟弘爲青
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爲弘中兵參軍孟昶爲州主簿
乃令毅就昶謀以兵襲弘諸葛長人爲豫州刺史才

達左軍府參軍謀據歷陽相應王元德童厚之謀于
建鄴攻玄尅期齊發裕託游獵與無忌詠之憑之毅
從弟藩憑之從子韶弟祇隆叔道濟昶族弟懷玉等
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侯詰旦城門開
無忌等稱詔馳入斬修以狥裕昶勸弘期日出獵未
明開門出獵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直入弘
方嗽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義軍初克京口修司馬
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
輿反正輿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
首已當梟于大航諸君非大晉之臣乎弘等信之而

退毅既至裕命誅弘等毅兄邁先在建鄴事未發歎
曰裕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爲內應邁甚懼安穆慮
事發馳歸時玄以邁爲竟陵太守邁便下船欲之郡
是夜玄與邁書曰此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
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封邁爲重安侯
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誅元德扈興厚之等乃遣頓
丘太守吳甫之右軍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
裕造遊擊將軍何濟之左右見裕光曜滿室以告濟
之濟之以白玄玄不以爲意至是聞義兵起甚懼或
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
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
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其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裕
爲盟主以孟昶爲長史總後事擅憑之爲司馬軍次
竹里移檄都下三月遇吳甫之于江乘裕躬執長刀
大呼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遇皇甫敷檀憑之戰敗
死之衆退裕進戰斬敷首初裕建大謀有工相者相
裕與無忌等皆當大貴惟云憑之無相至是憑之戰
死裕知其事必捷玄聞敷等沒使桓謙屯東陵口卞
範之屯覆舟山西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兵以油帔
冠諸樹布滿山谷裕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

火謙等大敗玄雖遣軍而走意已決別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聞謙敗輕船南遁庚申裕鎮石頭城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溫主于宣陽門外造晉新主于太廟遣諸將追玄命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輿玄挾天子走江陵又浮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遇于崢嶸洲衆軍大破之玄黨殷仲文奉晉二皇后還建鄴玄復挾天子至江陵因走入蜀至枚回州益州督護馮遷斬玄傳首建鄴

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軍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

道、別救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挍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晞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苫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在將軍段暉等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進拒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裕遣潘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南向彌潜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

自海道至矣向彌縣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于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二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于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爲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爲藩臣裕不許秦王興使爲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代齊殆將內懼自救不暇何能救人耶八月封融詣劉裕降初秦王興遣衛將軍姚驃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

姚紹于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疆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于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士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于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諄盡忠無二并範家赦之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張綱爲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懸綱毋于城上支解之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以毋託劉敬宣而已初敬宣以父牟之謀襲桓玄牟之慮事洩自殺而敬宣奔慕容德已而還晉故超託之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疆則附之既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

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初裕之北也徐道覆勸盧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赴京師劉公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時裕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徽使至即日班師鎮南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死于豫章內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裕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十人造江上徵問知賊尚未至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悉如其不然覆渰何害即命登舟舟移風止過江止京口衆乃大安四月裕至都劉毅自表南征裕以賊新捷鋒銳須嚴軍偕進使劉藩止之毅不從五月盧循敗毅于桑落洲及審裕凱入相視失色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請乘勝遂下爭之句日乃從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賊衆十餘萬舳艫亘千里孟和懼欲擁天子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強敵內迫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使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

求活吾計決矣初裕征慕容超惟孟昶勸行昶乃表
天子引罪仰藥而死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
賊衆我寡分其兵則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
之心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戊午裕移鎮石城乙
丑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
洲成擒耳徐遣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
每求萬全乃泊蔡洲以待晉軍潰裕登石頭以望見
之悅庚辰賊設伏于南岸疑兵向白石裕率劉毅北
拒留參軍徐赤特戍查浦戒令勿戰裕既北賊焚查
浦至張侯橋赤特與戰大敗賊進屯丹陽郡裕馳還

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戰于南塘七月循自
蔡洲退將還歸尋陽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
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十二月
必破秭歸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劉毅固求
進討盧循長使王誕密言于裕曰毅既喪敗不宜復
使立功裕從之十月裕率舟師南伐使劉毅監太尉
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
道覆走還益口十一月孫處至番禺尅其城盧循父
假奔始興處撫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雷
庚辰賊方江而下裕躬提幢鼓命衆軍齊力擊之軍

中多葛鉤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于中流感之因
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岸岸上軍先備火焚之大敗
循還尋陽遂走豫章悉力柵左里丙申大軍次左里
將戰裕麾之麾竿折幡沉于水衆皆懼裕笑曰昔覆
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
二月盧循至番禺爲孫處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斬
徐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并
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頗欲釐改竟不能行
浴既作輔豪強肅然至是會稽餘姚唐亮復藏匿亡
命千餘人裕誅亮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晉帝授裕

太尉中書監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
送都八年荆州刺史劉道規患疾求歸以豫州刺史
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裕俱興復晉室自謂
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也厚自
矜許朝士素望者並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
陳僧施並深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
請僧施爲南蠻校尉裕知毅終爲異端心密圖之毅
至西疾篤表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爲副二裕僞許
焉藩入朝裕命收藩及謝混並賜死自表討毅裕發
建鄴遣參軍王鎮惡前襲江陵尅之毅及黨與皆伏

誅十一月裕至江陵分荆州十郡爲湘州裕仍進督
焉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裕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
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
謀作亂裕尅期至都而每奄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
奉候于新亭長民亦驟出既而裕輕舟密至已還東
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却人閑語凡平生言所不盡者
皆與及之長民甚悅裕密命左右丁旺自慢後出于
坐拉焉死于牀側與屍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先是
譙縱據蜀裕遣劉敬宣伐之敬宣由墊江轉戰而前
譙縱求救于秦秦王與遣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至黃
虎去城都五百里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衆拒險相
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
乃引軍還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爲中軍將
軍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
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爲齡石資名尚
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爲益州刺史帥寧朔將
軍臧熹河間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
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
亦隷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
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

意獨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
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
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
有函書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君雖進未
知處分所由。毛修之父益州刺史毛瑾爲譙縱所殺。
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
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
至白帝。發函書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
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士餘從內水向黃虎。于是諸
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

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
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
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且欲
養銳悉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
向內水。譙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兵猝至。出其不意。
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
也。因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
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
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
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矣。齡石從

正與穆函合

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扳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譙小苟塞打鼻臧熹急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于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昶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浩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劒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徒曰蜀之存亡實係于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逃于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齡石多侵盜府庫徙馬駝于越巂駝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裕以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漢人心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譙王文思在

都招聚輕俠裕執送休之令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
思并與裕書陳謝十一年正月裕收休之子文寶兄
子文祖並賜死率衆西討復加黃鉞領荆州刺史以
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陳并罪狀裕
休之府録事參軍韓延之有幹用才裕未至江陵密
書招之延之報書曰承親率戎馬遠履西偏闔境士
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
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
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
位況以大過而當默邪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
今伐人之君喑人以利眞可謂處懷期物者矣劉藩
死于閭闔之門諸葛斆于左右之手甘言詭方角襲
之以輕兵遂使席上摩敖懷之士闇外無自信諸侯
以爲得筭良所恥也吾雖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
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天長喪亂九流渾
濁當與臧洪游于地下不復多云裕視書歎息以示
將佐曰事人當如此三月軍次江陵裕濟江休之衆
潰奔姚興裕平齊仍有定關洛意遇盧循侵逼故寢
及荆雍平乃謀外略會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
關中擾十二年裕表伐關洛乃戒嚴北討十三年衆

軍至洛圍金墉降之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寇軍將軍
檀道濟等軍次潼關三月庚辰裕率大軍入河五月
帝至洛陽謁晉五陵七月至陝龍驤將軍王鎮惡舟
師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于
藍田王鎮惡尅長安禽姚泓始義熙九年歲鎮熒惑
大曰聚東井至是而關中平九月裕至長安長安豐
稔帑藏盈積裕先收其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
車及秦始皇玉璽送之都其餘珍寶珠玉悉以班賜
將帥遷姚宗于江南送泓斬于建康市謁漢長陵大
會文武于未央殿十月裕進爵爲王裕欲息駕長安

經略趙魏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先是安西
中兵參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殺安西
長史王修關中亂十月裕遣右將軍朱齡石代桂陽
公義貞爲雍州刺史十四年義貞遷爲赫連勃勃所
追大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並沒裕至彭城解
嚴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侍郎王韶之
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琅琊王德文德文常在帝
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
德文有疾出居于外韶之以散衣縊帝于東堂裕奉
德文即位于是翦除宗室之有才望者七月裕移鎮

壽陽明年四月入朝謀篡晉有司草禪詔既成請帝書之帝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遣散騎常侍謝澹等奉璽書歸皇帝璽綬晉帝遜于琅琊王第初裕以毒酒一罌授前琅琊郎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于道自飲而卒太侍褚秀之侍中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嬪妃共處一食自煮食床前飲食所資皆出于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裕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于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三年上不豫太尉劉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謝晦護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以廬陵王義貞爲侍中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上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部有難御之氣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又爲手詔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入者

可以臺見留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軍隊行還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任宰相毋后不煩臨朝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爲言裕曰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廳自然解之裕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常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上大悅命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床金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廣州常獻入筒細布一端入丈裕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徵時躬耕于丹徒及受命薨耕耕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于後

王鎮惡非海劉人也劉裕伐廣固人或薦之裕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日公若有事西楚請結百舸爲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胡藩等前發鎮惡受命使晝夜兼行初劉毅請以其弟兗州刺史劉藩代已至是鎮惡揚聲劉兗州上毅信之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胡

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三人對舸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皮長嚴令後有軍狀及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宴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但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黜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裕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城內亦未信裕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且鬬且語知裕在後人情離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江陵平後三十日大軍方至及劉裕北伐與鎮惡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晉文王委蜀于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免之鎮惡曰咸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討鎮惡取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沂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

鎮惡撫土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盡矣逐流惟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階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于壩上奉迎劉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眞卿也裕留第二子義貞爲安西將軍鎮惡爲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王猛之相符堅也非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爲首時論憚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裕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與田子俱會傳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弘之奔告義眞義眞率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也即位二年多乖失徐羨之傅亮謀將廢帝諷王弘檀道濟求赴國計弘等來朝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是日道濟謝晦領兵居前羨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于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濱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樂夕游天泉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興兵士進殺二

侍者于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閤就收璽綬群臣拜辭
送于東宮以太后令廢爲營陽王遂幽于吳都羨之
等使中書舍人邢安奏弒之于金昌亭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小字車兒爲荆州刺史鎮
江陵徐羨之傅亮迎立之元嘉三年殺徐羨之傅亮
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期
爲斷士謹操尚鄉恥輕薄江左宴然無事惜其不自
量力橫挑强胡使師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淮及
其廢立之際孤疑不決遂爲子劭所弒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也爲江州刺史舉兵尋陽誅劭
即位爲人機警勇決博學文章華贍王儉虞以善書
見忌儉虞至以禿筆書自免奢慾敗度閨門無禮待
諸第如寇讎殺戮忠諫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
傾府藏未年猶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
奉又以蒲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常凭几昏睡
廢帝子業武帝子也既即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先
是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以厭之期旦於
除四叔然後發引是夜湘東王彧與左右阮佃夫王
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
共謀弒帝

蒼梧王昱明帝子也或云斐人李道兒所生初在東宮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明帝屬勑陳太妃痛捶之及即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數出遊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乘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檢攝既而車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進儀衛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常以陳太妃賜斐人李道兒已復遣還生帝故帝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及建平王景素舉兵京口不克而死王旅忿尤甚無日不出鋮椎鑿鋸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即加屠剖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閤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戒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煮藥欲酖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剖解臠割嬰兒不免沈

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後爲蕭道成所弒、以太后令追廢爲蒼梧、迎立安成王準即位、

順帝準明帝第二子、蕭道成勒兵入宮逼帝禪位帝泣而彈指曰、願世世不生帝主家、宮中皆哭、遂逐出宮、封汝陰王、復弒之、在位二年、年十一、

齊蕭道成附子孫沈攸之

齊高帝蕭道成居東海蘭陵縣、中朝喪亂、高祖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爲南蘭陵人也、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爲洛陽北部、時人服其英、今看蕭郎、但當遇之耳、宋明帝即位、爲右軍將軍、時四方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在東州郡、皆起兵、明帝加道成輔國將軍、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縣、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明帝遣道成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道成軍容寡闕、乃編檾皮爲馬具、裝折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貶望、見恐懼未戰而走、遷及張永等爲魏敗于彭城、淮南孤弱、以道成鎮淮

陰遷南兗州刺史明帝嫌道成并人臣相而人間流言道成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道成道成戎服出門迎懼鴆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道成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泰始七年徵還都部下勸勿就徵道成曰主上自誅諸弟爲太子幼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惟應速發事緩當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至拜散騎常侍元徽二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于尋陽朝廷惶駭道成與褚淵等集中書省計議莫有

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餘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以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加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築新亭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大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皆不知其別率杜黑彙蟲急攻東壘道成挺身上馬

是一將手

帥衆百人出與黑蠻拒戰自晡達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執燭正坐厲聲呵止之如是者數四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于阜夾橋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勔初勔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爲東山頗忽時務道成謂曰將軍以顧命之重此是艱難之際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納竟敗及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澄開東府納賊張永潰于白下宮內傳新城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道成遣軍主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淮問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許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詰曇期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道成隨得輒燒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昨皆已戮死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觀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懼也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進爵爲公與袁粲褚淵劉秉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兇暴屢欲害道成常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道成晝臥裸袒蒼梧立道成于室內畫腹爲射的

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斂衽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後不復射不如是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發即中道成臍蒼梧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何如時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爲朝野歸心潛爲自全計布誠于道成道成拒而不納景素尋舉兵道成出屯玄武湖事平乃還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爲道成形畫腹爲射堋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時道成在領軍府蒼梧自來燒之冀道成出因作難道成堅臥不動蒼梧益懷忿恚所見之物皆

呼之爲道成以手自磨鋋曰明日當以刃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大功于國今害之誰爲汝盡力故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紀僧貞言于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舉廣陵起兵道成子賾時爲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賾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多見勸北固廣

陵恐未爲長策今秋風行起鄉若能與垣東海徵共
動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日
宋氏將亡愚智共知非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高
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
本自貽猖蹶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
知若單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
足下牀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貞曰主上
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非度必不
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曰公爲逆何
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鎮軍長史順之反

次子嶷皆以爲帝好單行道路于此立計易以成功
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爾道成乃止東中
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起兵于
東方道成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于道成夜
著青衣扶翼道路爲道成驗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
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
于殿中詗伺機便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
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墻入帝曰我今夕欲于
一處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郎桓康等于道成門間聽
聞之帝乘露車與左右于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

晚至新安寺偷狗就暈度道人煮之飲酒醉還仁壽
殿寢揚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
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王夫伺織女度河曰見
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閣夜皆
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衛竝避避內外莫
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王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
取帝防身刀刎之敕廂下奏伎陳奉伯袖其首依常
行法稱勅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
府叩門大呼蕭道成虞蒼梧王誰之不敢開門敬則
于墻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等
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許為行還敬則恐內人觀見以
刀環塞窒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他夕蒼梧王每開
門門者震慴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道成入殿殿中
驚懼既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已丑旦道成戎服
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褚淵劉秉袁粲入會西
鍾槐樹下計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
秉未答道成鬚髯盡張眼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
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又不受
敬則乃拔刀在牀側躍麾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
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呼虎賁劒戟羽儀

手自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
事須及熱道成正色阿之曰卿都自不解粲欲有言
敬則又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
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
詣東城迎立順帝于是長刀遮粲秉等名失色而去
秉從弟韞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耶秉曰吾等已
讓領軍矣韞撫膺曰兄肉中豈有血邪今年族矣劉
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
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腹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
附秉與袁粲閤手仰成矣十二月荊州刺史沈攸之
反爾太后詔已下都乙卯道成入居朝堂命諸將西
討平西將軍黃回爲都督前驅先是太后兄子前湘
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舟與攸之密
謀乃下達郢州時道成子賾爲郢州長史蘊伺賾出
弔因作亂據郢城賾知之不出蘊還至東府前又期
見道成道成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愈固司徒袁
粲尚書令劉秉見道成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蘊及
黃回等相結舉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及攸之
反問初至道成往石頭詣粲謀粲稱疾不相見尅壬
申夜起兵據石頭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秉從弟領

軍韜及直閤將軍十伯與等嚴兵為內應道成命王
敬則于宮中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蘊將數百精手
帶甲赴粲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
粲秉走額擔湖蘊逃闕塲並擒斬之粲典籤莫嗣祖
同粲謀蘊壁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亦並赦而用之
時黃回頓新城亭聞石頭已下因稱救援道成知而
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別二年正月沈攸
之平二月道成自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誘黃
回至東府殺之乃謀篡宋建元元年四月道成即位
封帝為汝陰王築宮于丹陽故縣置兵守衛或走馬

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棄入殺王以疾聞
齊王嘗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帝即位後身不
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長侈奢之源命打
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
飭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布履華蓋
除金華爪用鐵回釘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
金與土同價
沈攸之先湖州武康人慶之從父兄子也廢帝景和
元年除豫章王子尚參軍直閤與宋越譚金等並為
廢帝所寵誅戮群公攸之等皆為之用命明帝即位

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閣會四方反叛子勛兵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元謨爲太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大失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群帥衆並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

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請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于赭圻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頭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赴赭圻攸之

進平尋陽封貞陽縣公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聞有猛獸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賦斂嚴苛徵發無度繕修船艦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藩同豫顧命乃以攸之爲荆州刺史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荆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伎攸之割留之簿上云攻討西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自擅閫外朝廷疑憚之累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廢帝既殞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道成遣攸之子元琰齎廢帝刳斮之具以示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道成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兩襠角云是宋明帝與己約誓又稱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

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蕭道成遣衆軍西討、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至華谷投州吏家、村人欲取之、攸之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

廢帝鬱林王、昭業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勑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性甚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欵曲周至、矯情餙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群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臥起、如何氏、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密就富市人求錢、無敢不與、又惠太子目疾及薨、帝侍疾及居喪哀毀、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備食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問訊太妃、截壁爲閤、于太妃房內往何氏間、每入輒彌時不出、帝與文惠幸姬霍氏淫通、皇后亦淫亂、齊閤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等、並爲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既而尼娼外入、頗傳異語、乃疑鸞有異志、中書令何胤以皇后從叔見親、使直殿省、嘗隨后呼胤爲三父、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杜諫、乃止、又謀出鸞于西州中、勑用

事不復關諮鸞慮變先使蕭諶坦之等于省誅曹道
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
于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等繼進帝
在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
房閣令閹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
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諶領兵先入宮帝走
向愛姬徐氏房拔劒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
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執弓楯欲戰諶曰所取
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帝出各欲自奮帝
竟無一言遇弒

海陵王昭文鬱林弟也爲蕭鸞所立帝起居皆咨鸞
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大宮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即
位未四月鸞弒之而自立
明帝鸞高帝疎也性猜忌亟行誅戮殺高武子孫無
遺類信道術計數每行出幸先占利害簡于出入將
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
郊初有疾無輟聽覽及疾篤勑臺省府署文簿求白
魚以爲藥外始知之
後廢帝東昏侯寶卷明帝子也欲速葬惡靈在太極
殿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唉痛自江祏遙

先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于後堂戲馬鼓譟爲樂令
夕便擊金鼓吹角令左右數百人叫雜以羌胡橫吹
諸伎常以五更就臥至晡乃起太子所生母黃貴嬪
早亡令潘妃母養之拜潘氏爲貴妃乘臥輿帝騎馬
從後着織成袴褶金簿帽執七寶縛矟又有金銀校
具錦繡諸帽數十種各有名字戎服急裝縛袴上着
絳衫以爲常服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
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馳去馬
乘具用錦繡處患爲雨所濕織雜采珠爲覆蒙被雕
弓置射維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障皆袷

以綠紅錦金銀鏤弩牙琱琱帖箭每出輒與鷹犬隊
主徐令孫媒翳隊主俞靈韻齊馬而走左右爭逐之
又甚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能擔幢初學擔幢每
傾倒在幢抄者必致跛傷其後白虎幢七丈五尺齒
上擔之折齒不倦擔幢諸校其服飾皆自製之綴以
金華玉鏡衆寶乳婦婚姻之家移產寄室或與病棄
屍不得殯葬有乘病人于青溪邊者吏懼爲監司所
問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又嘗至
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答
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至蔣山定林寺一沙

門病不得去藏于草間爲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
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麈鹿亦不射邪乃
百箭俱發故貴人富室者皆數處立宅以爲避園之
舍齊主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爲阿文蟲兒
及營兵俞靈韻爲阿兄數往諸家游宴寶慶恃
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延及親憐皆盡殺其男卩奄
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咀之
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
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是年蕭衍奉南
康王寶融起兵二年殿內火合夕便發其時帝猶未

還宮內諸房閣已閉內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輒開
北及開死者相枕領軍將軍王瑩率衆救火太極殿
得全帝三更中方還先至東宮慮有亂不敢便入參
審無異乃歸其後出游火又燒璿儀曜靈等十餘殿
及栢寢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時嬖倖
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能讀西京賦云栢梁既災建
章是營于是大起諸殿又別爲潘妃起神仙永壽王
壽三殿皆飾以金璧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綺
窓間盡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鏤金銀爲
書字鏤金爲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

蓮花也琥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瀆悉皆廢壞又訂出雄雉頭鶴氅白鷺縗百品丁條無復窮已親倖小人因緣爲姦科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爲人輸準取見直不爲輸送守宰懼威口不得道須物之處以復重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是時南康王寶融廢帝爲浩陵王而自立帝又以閱武堂爲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率無一生于是徵求人家梁樹便取毀徹墻屋以移置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繫花取玩俄頃刻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紛紜往還無復已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明帝時多聚金寶至是金以爲泥不足用令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以錢價入不還直雍州刺史張欣泰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夫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潘妃放恣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共逞姦毒富人悉誣爲罪田宅貲財莫不啓乞或云寄附隱藏復加收沒計一

家見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男曰必殺明帝之崩竟
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
亡制斬衰經杖衣悉麤布群小來弔盤旋地坐舉手
受菜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直長閤豎王寶孫諸
人共營着羞云爲天子解菜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
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宮人閤豎共爲裨販以潘
妃爲市令百爲市吏錄事將鬬者就潘妃罰之帝小
有得罪潘則與杖乃敕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閤
內不得進實中荻雖畏潘氏而竊諸姊妹淫通每游
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褌着綠絲履帝自戎服騎

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
于時百姓歌云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又偏信蔣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祈禱范雲謂光尚曰
君是天子要人當思百全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
當託鬼神以達意耳後東入樂游人馬忽驚以問光
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
光尚等尋覓既不見處乃縛菰（一恐通）爲明帝形北向斬之
縣首苑門上自永元以後魏每寇伐繼以內難下揚
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以此爲率遠近悉令上米
準行一人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

役人多依人士爲附隸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遣外豎巫在所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並是役蔭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充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數多少群小以陳顯達下數日便敗崔慧景圍城止得十日及蕭衍師至亦謂爲然裹糧食樵芻凡所須物爲百日備帝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及至近郊乃聚兵爲固守計召王侯分置尚書都坐及殿省尚書舊事悉克紙鎧使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三萬人據大桁莫有鬬志遣王寶孫督戰呼爲王

假子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豪驍將也既斃衆軍于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投及赴淮水死者無數于是閉城自守城內軍士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以稷爲副實甲猶七萬人蕭衍長圍既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帝曰擬作殿竟不與城防巧手而悉令作殿晝夜不休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須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于常法珍蟲兒又說帝曰大臣不

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張稷懼禍乃謀應蕭衍以討告後閣舍人錢強強許之密令游盪主崔叔智夜開雲龍門稷及珍國勒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閣入後宮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趣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閣已閉閹人禁防黃泰平力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耶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

和帝寶融明帝子也爲荆州刺史永元二年東昏之亂長史蕭頡胄奉寶融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都督前鋒諸軍事明年蕭衍克建康迎寶融至姑孰衍遂篡位廢寶融爲巴陵王以南海郡爲巴陵國邑繼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搯焉年十五追尊爲齊

終